

御選明臣奏議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九

請燬要典疏

崇禎元年

倪元璐

臣謹奏爲公議自存私書當燬敬陳膚見以襄蕩平之
治事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闕于清流而三朝要
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本可兼行而其書則當速燬
者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梃擊者力護
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
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
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

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墳簞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于是逆瑞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

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卽紛囂改亦多事以臣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闔豎之權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燬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旣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竊假誣妄當燬三又況史局將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

必有受其累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
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
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昱等之附和希寵不足
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宏圖劉廷宣
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爲異本末
炳然雖有伎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
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
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
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詞臣之在

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
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
于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
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
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
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
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
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尅伐不休
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

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陛下敕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
錄存書板盡行燬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
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摩信史凡關三
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
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
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
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臣向
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事統關大計伏惟
聖斷施行 疏入得旨這疏持論虛平有裨新政該部

知道

辯楊維垣詆東林疏 崇禎元年

倪元璐

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
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旣邪黨矣擊忠賢呈
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
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
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
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于是彪虎之
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

不已必將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君子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爲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

大怪爌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所以閣筆也然廷弼究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

謬悠之譚不已將毋門戶二字不可重提卽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不當修復是非無中立伏望俯賜鑒察幸甚幸甚 疏入帝以論奏不當責之

舊餉告匱疏

崇禎元年

畢自嚴

臣竊惟天下不可謂無事矣東而薊密一帶在在戒嚴西而宣大二鎮時時枕戈至于山陝諸鎮叛服無常戰款靡定無地不設重兵無人不需月餉羽檄頻馳飛章疊至非以數月無糧見告卽以效尤寧遠爲憂臣承乏

司計竭蹶諮諏敢抒固陋仰佐持籌一曰覈民運之逋欠國初九邊主客兵餉俱有各省民運以資供億後來間發京帑不過一時權宜之計無奈承平日遠疆場之臣忘其初意以京運爲必不可少之物其視民運積逋漫不經心夫臣部舊餉缺額至一百六十餘萬猶竭力供辦省直民運俱祖制額編乃任意延逋不知臣部之京運亦各府州縣之所解納億萬姓之所輸將與民運何異奈何歧而視之也今後責成各鎮撫臣年終徑自查參其山陝極邊地方有疲瘠太甚者准照腹裏上疲

州縣豫爲題明量減分數其餘分別懲戒此後臣部先儘民運原額以酌發京運之數儻逋欠仍前而參疏不至異日邊儲有誤疆場之臣難他諉其責矣一日議屯糧之徵收祖制軍丁俱隸衛所各有屯田徵收本色入官還充軍糧支放是卽唐朝府兵營田寓兵于農之意聖祖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者此物此志也迨後年禩寔深有子孫瓜分其田者有貧窶轉鬻者有丁倒戶絕而埋沒無存者有田本磽确而荒蕪不治者不才武弁旣視爲乾沒之資奸猾軍旗又恣爲延捱之計

又或無災而稱災不遵納本色而告納折色每石多不過三錢又且緩征逋負于是屯糧之設什不得五而祖制盡湮沒矣爲今之計似當行委府佐官員加意查核有埋沒者則遡流而窮源有荒蕪者則設法以開墾清查完日地方撫按具實奏聞造冊報部定爲額數徵收本色入倉非遇大荒不得輕議改折以饜奸貪之腹則屯糧漸復祖制之舊而邊餉亦稍助一二矣一日嚴京邊之攷成目今太倉如洗國家隱憂乃各省直京邊錢糧共止三百四十二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兩而拖欠者

每歲約至百萬臣部將何所賴以撐持乎固緣百姓物力有限既完新餉頓逋舊餉亦繇有司急新遺舊若曰是可緩圖云爾至于攷成之例止于薄罰降級玩愒易起今後臣部查有拖欠獨多者特糾一二從重降調夫度支之困極矣出入之數相懸生財之藪已盡所恃九邊續命者止此惟正之供而積玩成習非惕以功名之路不可也一曰汰踰額之營制先年各邊鎮俱有一定兵馬一定糧科名曰經制如田之有畔不得踰越逮後督撫條議陸續添設總爲固圉防邊言亦鑿鑿可聽然

兵日增而餉日益後遂至于不可繼矣督撫虛心酌議昔何以減而有餘今何以增而不足度其緩急設法裁汰以歸經制斯亦今日清餉之急務也蓋今日軍餉別無生之一法止有節之一法額外節得一分則額內留得一分矣總之清理民屯稽核京邊直還以軍餉之所固有而攷覈經制澄汰兵食實祛其邊鎮之所本無伏惟采納亟賜施行 疏入帝從之

劾孫之獬請存要典疏崇禎元年 吳 煥

臣聞世開治平惟定一是臣子事君莫先盡禮有如行

僻言堅咆哮于君父之前以冀驚衆聽而懟至尊黨私
交而傷善類此不忠之大者也臣聞邸報見詞臣孫之
獬疾廢不能供職一疏不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燬
云皇上于熹宗嘗北面事現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
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
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忍心狠手
使于祖宗則失孝于熹宗則失友是明歸皇上以不孝
不友矣且臣子拜疏不曰進呈而曰投入之獬尚知有
人臣禮乎夫欲知今日要典之燬毫無損于聖祖神孫

之孝慈應先白當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
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羣奸欲殺忠良苦
無題目故借爲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挺而馳至排禁闥
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此而不問將亢圖魚腹
踵發禁庭東宮危矣惟廷臣爲朝廷持破柱詰奸之威
神祖光宗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
當時召對慈寧諄然面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
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
及光宗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

之觴一旦哀思太過聖體恒羸崔文昇李可灼漫以瀉下之藥進而鼎湖遽逝攀髯無計則涕泣呼號咎歸嘗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此而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辟而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躋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太不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宮府徑庭危疑紛起誠早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疑則負展奠鼎他無遑恤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至聖眷無改恩禮有加于先帝之孝益彰顯已雖日爭挺擊

爭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于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輩諸大姦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孝稱之爲慈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在今日又何妨于燬如以皇帝之制爲必不可更彼僞祠之建僞爵之頒位上公錫鐵券錫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制姦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庸愚欺當世而不知三代之民斷不可枉也惟是功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言亂聽邪說橫行夫觸邪者爲君子媚邪者爲小人兩言可定羣品臣首疏卽舉以入告顧有一疏之內一觸

邪而一以媚邪甚至始觸邪而繼卽以改正變換無端何怪乎人言之及惟是始進雖未甚正而能首出攻邪或當徐俟以觀其將來之向往則政府主持國是萬不可不斷而其候似宜少需分別忠邪萬不可不嚴而其路似宜少廣蓋遵王之路宜闢蕩平使天下回心易向以共遊大道可息紛囂而消反側如復有陰陽閃爍形迹顯露者必與衆共擊之今日宏開治平之象似應如是則有識者宜卽以此意明告于皇上明商于政府乃何至倒置其詞譸張爲幻政府本用嚴而名之曰兇心

本用斷而名之曰辣手將必至首尾兩端依違情面賢奸並進而涇渭不分羣言雜投而黑白莫辨養成一不痛不癢爲過爲命之世界而後可則又誰肯身任勞怨擔當國是以開闢清明之治哉不幾上負聖明而邪正掎角無已時也伏祈皇上將孫之懈立賜褫斥以爲人臣無禮于君者之戒仍諭政府蚤出視事一意擔當稍示寬大而嚴闢邪說以定國是以息紛爭則世道立見蕩平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據奏孫之懈狂躁宜加處分第已回籍詞臣閒局不必過求該部

知道

嚴行彰瘡以息羣莽疏

崇禎元年

吳煥

臣竊計是非者人心之至公也誅賞者朝廷之大柄也是非混淆卽清時不能以定國是誅賞不嚴雖聖主無術以開太平況當泯棼濁亂之餘必有一番大剖析大剗割然後可冀蕩平師濟之盛自逆璫煽禍世界倒翻賴皇上聰明神武立殛元兇旌忠起廢除奸逮惡之詔播告再三亦旣彰明較著矣乃竊觀廟堂之上持論未見有畫一之繩刑官未見有明允之奏司勲未見有旌

揚之典相蒙之久勢必至于相激恐元黃之戰復興有負皇上宵旰求治之念臣竊憂之夫天下公非公是人各有良惟是自匿其心以閃爍于陰陽不測之境則相尋傾軋無已時自朝論紛紛以來南北水火凡再三變至閣臣魏廣微出鋌而走險以其權拱手授之逆璫魏忠賢動稱中旨莫敢誰何當時國中蚤已有內魏外魏之謠原其初意將借以驅除異己爲一時立勝局耳孰知國之利器不可倒持刑餘陰毒饕殘無厭逆璫騎虎之勢旣不能下而儉邪狐假之羣又不可解于是驅除

不已因而戕虐撈掠不快輒動刀刃門戶兩字幾羅織天下賢士大夫而空之甚且伏甲官牆張牙闔外震主之威幾危社稷誰實厲之階哉此誠國家一大厄運也然臣則謂此正天意欲助聖明以開治平故特生忠賢爲世大逆觸之者爲君子翼之者爲小人若懸一西秦之鏡以照破天下之肝膽卽陰陽閃爍無可藏身自此流品可清明黨可散國是可定也臣跼伏田間靜觀逆璫自弄權煽禍之始以至殄滅其勢凡數變而在野在朝諸臣不幸而身逢其殃其皎皎心跡確然可指者品

亦凡有數等方逆璫宮廷露刃中旨侵權浸假有履霜堅冰之漸而能凜乎蚤見飄然遠舉則見明哲全身之智及羽翼漸布爪牙斯張赫然威焰方將擇人而食而諸臣首觸兇鋒明蹈虎口至身爲齏粉則見捨生擊賊之忠及至網密無魚清流投濁必務驅除剗削而後已而諸臣挺持自若鍛羽投荒則見守正不容之操及至殺焰通天冤聲載道風雷震疊海宇張皇而能乘便建言危詞激論直批鱗甲甘心責譴則又見忠憤激發之氣而其間亦有欲進不可欲退不能而借差請告曲避

投閒以自完名節則見修潔自好之標乃有舉朝無敢
開之口觸石有必碎之威而伏蒲請劔首擊瘋邪以翦
璫翼則見朝陽鳴鳳之節又有事係邊疆典邀封爵岌
岌乎有蒙恬賜劔之危九錫加身之變而發憤上書抗
疏辭廕陰折逆謀則見當幾力諍之勇及至忠良已盡
篡逆垂成天地祖宗明威欲殛然聖怒未張伏戎在側
羣虎密謀積威未解而挺身犯逆慷慨擊邪如諸臣補
牘連章盡發罪狀則又見扼吭除兇之烈此其品雖人
人殊而心迹洞然同抱忠君報國之念故衡君子者決

當以此為定鑒應從風波泥淖之中分別其所為君子
不應于剖心碎骨之後復強誣其為小人若夫建祠獻
媚貢諛養姦其作俑當先者固蓄欺君賣國之謀卽附
和同聲者徒知保身固寵之計廉恥喪盡衾影懷慚誠
何顏復廁于冠裳之列乎至于天人共憤罪狀昭彰國
有典刑決不容毫髮假借者如劉志選梁夢環之傾危
聖母田爾耕許顯純李永貞李實等之同夥殺人田吉
倪文煥劉詔等之贊謀助逆立當肆諸市朝投之荒服
而遺姦漏網更有一大慙曰崔文昇文昇為逆璫第一

腹心故特遣之督漕以扼江淮要害此其志不在小文
昇遂虎踞咽喉陵轢撫按剝軍虐民幾激成大變巡江
御史何早抗疏陳言立遭譴逐鄉官孝廉居然逮繫如
縛雞豚且與劉志選朋比逞威招權納賄東南官寮半
天下生殺黜陟俱出其手倘忠賢逆謀果成文昇必爲
元輔此其罪在李實劉若愚之上速應逮問正法者也
乃若十孩兒中第三人曹欽程同朝共棄人類不齒言
之污頰然其當先殺四御史以獻首功投入魏良卿崔
呈秀之幕傷殘善類無所不至科臣吳國華首發其奸

立致嚴譴併所薦熊江周詩雅無端屏斥至今未得申
雪非潘士聞力擊除之其叛逆之惡當不在崔田下其
臨出都門拜別忠賢口稱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
斷遂慟哭失聲而出如此異類兇殘亦決當提問追贓
以償三臣之命臣安敢避睚眦之嫌而不以入告乎皇
上旌忠鋤惡業已屢播明旨仰祈今日斷然行之蓋立
國之綱廉恥爲重彼効死除奸諸臣如楊漣周宗建等
皆碎骨裂膚而周順昌至拔舌敲齒罵不絕口而死生
氣凜凜爲臣死忠之義宇宙間尚留此一綫倘不亟爲

表章人心幾至于漸滅而助璫殺人諸兇自非誅殛竄
逐亦無以懾奸黨而戒將來乞皇上明詔法司將田爾
耕許顯純崔文昇曹欽程等立提至刑曹正法應誅者
誅應遣者遣卽奪諸奸恩廕以旌忠直此天意人心所
共快者也誅賞旣明之後更邀天語申飭朝野守正諸
臣共濟同心若更有巧詆忠良及黨同報復者是卽顯
悖明旨天威咫尺誰敢仰負聖明將國是可定平康立
奏矣 疏入敕下崔文昇法司鎖之馬房諸闖伏宮門
哭聲震帝座帝益怒逮首倡二豎及文昇各杖一百發

孝陵淨軍就宮中處分原疏留

直抉吏治病源疏 崇禎二年

范景文

臣被命撫豫受事匝月懷奉簡書無日不以察吏安民
爲兢兢伏念今日吏治之病惟有一貪而對證之藥止
爲一廉然貪吏之日多廉吏之日少者其起于察吏者
乎何也吏之能爲貪必有才力可恃而吏之敢爲貪又
必有牆壁可倚者也其一段翹然自喜之氣旣已奕奕
動人而工逢迎善彌縫又能偵上官意而巧中之相得
旣深覺察不暇彼之志遂肆膽遂張爲所欲爲無復畏

忌且分其囊橐供作苞苴延譽多方虛名易起甚有畏其奧援假之羽翼而不敢動者以是薦剡日騰于上而怨怒日盈于下彈文所列不過一二庸碌悃悞無華之輩聊充故事而已嗟嗟撫按意向屬官之所奔走也撫按舉劾屬官之所轉移也而今若此世安得有吏治乎好官不過多得錢原屬昔人謔語今竟守爲秘訣人見得錢既多又復好官自我通神得力轉相效尤卓然自立者有幾卽謂吏之多貪上官實教之可矣又何誅焉若其潔己愛民者有顯庸剝民自肥者有重戮昭昭垂

示斷斷不假甄別嚴而賞罰當苟非病狂喪心誰不自愛其官所謂借其愛官之心以成愛百姓之心則風勵之善術也昔齊威王不過一霸主烹阿封墨齊國遂以大治正于風勵天下之術有合耳今皇上銳意太平將立致唐虞之業而海內未見向風誰司撫綏激揚無效臣每爲痛心思一力破此關然地處睽絕權在受成無一事不需查議無一官不需開報而又不能爲鉤距之術以耳目人所恃爲耳目者惟司道府廳各官故責成亦宜先自各官始語曰大臣法小臣廉豈廉節止小臣

事哉所謂法者卽以廉爲法也已不廉而求人之廉則無法以身教貪而以令責廉則無法所升者不廉而所黜者不貪則又無法果欲以廉爲法則莫如斷絕饋遺夫饋遺者以交際爲名而賄賂爲實者也此徑一斷則情面自絕威望自肅上下綱紀相維職事相課了無黏帶而後真是非乃出真勸懲乃行豈不休哉行之歲月而吏治有不變民生有不安臣未之嘗聞故持一廉爲對證不若拈一法字法乃祖宗以憲後世皇上以繩羣工者也律云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追奪除名饋遺非

贓乎枉法者通算全科受饋遺而有曲庇非枉法乎臣特揭與諸臣約煌煌在上或無敢有越厥志臣若自言而自背之無所逃說謊之律諸臣而仍不同心以相應臣請操三尺議其後則諸臣實負功令臣未嘗負諸臣卽負諸臣臣敢負功令哉伏惟天語申飭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懲貪責成道府執法禁饋甚得申飭吏治之要該部卽與覆行

陳黔省情形用兵機宜疏

崇禎二年

朱燮元

臣自歷黔境乃知萬山皆苗獨上下六衛一綫通道迤

西畢烏赤永四衛久被酋隔計省城歸業者尚不滿五
百家敗址殘阡蕭條滿目祇有營哨各兵略爲裝點該
先任撫臣傅宗龍以洎前督臣張鶴鳴皆逐衛設兵出
據屯堡迄今滇路疏通米不騰貴實有攸賴近日龍場
六廣乾溝祥狼劄佐等處築城四座漸進逼賊大勦規
模似亦粗立但此戰局也城多則守廣勢分則力微酋
隔河立哨日夜眈眈譬則騎虎安能復下曩所恃者安
其爵欲得官而效順今被逆彥逐入東川箐峒矣海子
峒民兵居酋腹心頗有牽制今已淪陷矣入秋水涸酋

必四出大犯此定勢也臣惟八年以來局面屢換或專
言勦而殺其獻功之人益致狂逞或專言撫而未張撻
伐之威酋亦不附今日之策在于以守爲戰以戰寓撫
專講致人之法嚴爲先事之防將必求于摧鋒兵必期
于用命爵秩太易則精神全在競賞提哨太多則臨陣
反相推諉業已申明備爲訂定若墨陣紙兵謬居參贊
之職白衣遊食爭誇軒蓋之榮此皆軍中大蠹臣先從
此輩破情斥絕隨遍歷各隘觀其營壘移平就險改近
據衝日取各將士較其膂力多寡試其銃弩槍刀三試

而不中程者卽行汰革其地方最爲害者在于零星小功緣各將坐耗廩餼無可搪塞有虛報賊級而殺順苗以送驗者有一將已經撫定而一將乘隙掩殺者有本來投順而詭稱設伏縛獻駢首就戮者夫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總是良民況六衛腴土儘多全賴此輩耕墾惟是殺不當罪事每失信遂致勾夷生釁叛服不常臣三令而五申之逆則必勦毋縱惡以養奸順則共撫毋此收而彼殺肘腋之間安靜妥帖然後一意圖賊募耕墾以資粒食懸賞格以廣招徠戮訛匿以定煩

囂省差遣以絕需索清郵遞以節虛費把兵精勇者悉收之降將有才者參用之任忠實之士司選屢勝之弩手用一將必求當一將之才養一兵必期得一兵之力日夜孜孜不敢怠違按臣蘇琰與臣同心持火攻祕方親于公署督造試有奇效一切指麾風行雷厲司臣朱芹等道臣張允登等皆拮据勩不遺餘力倘糧餉獲敷三方畢會臣自當親率將士直搗長驅若其勢有可乘機難明布用奇迭出惟力是視固不敢孟浪以蹈前車亦不敢優游而稽天討蠹爾小酋伎倆有限安位一

駿豎子夷漢相猜各自爭攻正苗運告終之日仰仗皇上威靈一二年間或可滅此妖氛以少靖疆圉矣 疏
入帝從之

議主客兵餉疏

崇禎二年

畢自嚴

臣竊惟方今軍興孔棘財用匱乏朝夕講求得一最耗糜之大端最節省之要著則軍餉中之客餉是已夫各鎮主餉之外又有客餉主餉者計口之需也客餉者非常之用也總計各鎮客餉已一百九萬三百餘兩矣客餉之費不一其大者則有征調之費邇來征調漸稀卽

循例分防入衛者用亦有限而支放開銷寧無九實一虛事故扣存寧無報一漏二至于以主爲客調遣不離本鎮何以行坐兼支此不可議節省乎其次則有撫賞之費今宣大撫局方殷勢恐難惜小費至各邊叩款無日而姦弁仍居爲奇貨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召買之費貴賤相權本折相生原屬善政今則高擡時估從中侵漁鉅萬金錢半供飛銷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修築之費夫一勞永逸工作豈成年例且估計報成冒破更自多方此不可議節省乎年來臣部按

額題發而法阻于綜覈各邊計數責償而情憚于清理不分孰主孰客誰知用少用多及給發難前盡以危詞恐嚇曰枵腹待斃此爲主餉言則可耳其于客餉何與焉臣度今日之財用至不足之中各伏其有餘而以根究無人遂爾埋沒于因循徒使拖欠虛糜中外開一互諉之端而成一相沿之局亦誰思其究竟哉請及今亟定節省之計以後臣部發餉先儘主餉其客餉必不可已者各鎮督撫豫行造冊奏報敕下臣部核算無弊方行題發各鎮仍于季報內詳細開銷或解運遷延各鎮

不妨于主餉中通融支散候客餉到抵補庶在各鎮用之有實臣部省之有名而百萬之中可以節省過半矣至于主餉仍合民屯兼本折而定經制務爲長久之策永垂可守之規亦籌邊裕國之上計也 疏入帝從之

請無急近功小利疏

崇禎二年

劉宗周

臣伏見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夫今日所汲汲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三空

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痾瘵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攷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不勝糾人不勝摘于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

特嚴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于未然也今一切誣誤及指稱賄賂者卽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

給爲才諳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且陛下所摩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于天

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于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于堯舜矣 疏入帝以爲迂闊然歎其忠

請撫卹三秦疏

崇禎二年

吳煥

臣謹奏流賊之戕虐全秦禍中于西安漢中最烈廊延宜雒之境實係賊大淵藪往來結聚處也臣自奉命巡

行離西安而北初至耀州又北而至同官其荒涼廣漠之景卽已迥異長安至一出金鎖關則爲宜君爲中部鄜州寧州真寧千餘里皆荒山大川竟日行不見民居烟火纍纍白骨委溝壑中臣每至一扼塞卽向山谷中搜飢民間之至一州縣必停車一二日遍訪父老子弟真聞真見乃知耀同宜中鄜雒寧真數邑之民自遭大荒大亂大疫之後死亡逃散十分已去其六七子遺苟活惴惴焉皆團聚一隅其餘極目曠土遍地蓬蒿山窩水窟盡爲盜藪而此子遺之民旣虞盜賊之復來又憂

荒地舊糧之拖累終日皇皇只思逃竄他鄉以全性命臣再三撫慰許其卽奏聞朝廷爲汝料理無不感泣號慟令臣不能仰視而府州縣官居其地者皆思卸擔求去新選者多半聞風不來故延安府屬之官十缺其五慶陽平涼二府之官十缺其七若目今不爲計處二三年必化爲異域臣竊思此鄜延寧真之地皆前朝所創爲雄都鉅鎮先賢韓琦范仲淹從此奮武揆文外卻敵而內拱護者也今何以一旦至此哉蓋緣此地界在邊腹主無專屬故向來在內之臣委之邊鄙在邊之臣視

爲贅疣且土寒地瘠三四十州縣坐定爲老明經之缺
潦倒貪殘無所不至故官輕俗悍一任強陵弱衆暴寡
魚肉刀俎而莫之禁戢觀其可憐之狀真如無母之子
流離荒野直棄之悍奴豪賊之手而無可控訴嗟乎此
三郡者尚可緩視之哉長邊踞其北則三郡乃邊鎮之
腹心省會居其南則三郡乃長安之門戶如及今再不
料理使窮民散而盜賊叢則腹心化爲毒蝎而邊鎮何
所恃以自固門戶盡爲賊窟而省會何時得而安枕臣
愚以爲欲絕三秦之亂萌必先從此地急爲下手臣初

出巡時卽與撫臣熟商及此及行至廊延目擊顛危方
且躊躇深計而督臣遺臣手書鯁鯁數百言所以爲三
郡計者甚悉皆先得臣心之所同然敢不忌煩瑣一一
爲皇上陳之一曰分荒熟以便徵輸延慶之地山深川
廣原土曠人稀今值兵荒之餘且死徙相枕阡陌荒蕪
若仍舊額不爲分別則遺民欲墾熟田先防荒累坐是
束手欲逃應亟令公勤之吏履畝註明將荒糧暫停爲
之歸併里甲止據現在徵輸百姓旣樂于荒田之不拖
累又曉然知成熟者之不可推諉將民業可安而錢糧

亦易辦至便計也一日緩舊糧以完新稅舊糧之拖欠已非一日之積今死者死矣逃者逃矣卽現存遺黎皆鵠形鶉結苟活無計新稅固不堪爲夙逋之償而趙甲豈能代錢乙之累卽額欠不可頓蠲而徒挂空名亦無益目下不若將此數邑暫緩舊糧使其一一完新新糧不及額者官有常罰民有常刑則吏胥不能借名以混滑戶長亦難指舊以扣剋可以恤民力而亦便徵輸矣一日搜盜窟以拔禍本盜之不可盡也豈不欲悉化盜爲良以仰體皇上並生之願然無奈盜積有年按延慶

之南則尙有本地大窩營三窟以盤結延境之北則神木府谷地方秦晉交界更多邊回賊聚千百以鴟張兩地聲勢相應此皆亂民絕非飢民也依憑城社搜之急則倡爲殺良之說以挾官府防之緩則時逞咆哮之威而肆擄掠今若諭之不可懷招之不肯聽必將大整兵威掃除之以拔數十年之病根不敢不先爲皇上告者也一日給牛種以續民命自盜賊興而民間資糧牛畜殺擄殆盡故有土旣患無民有民又患無耕土之具幸皇上允罪撫贓銀賑濟候山西撫臣追解前來應令各

州縣乘今秋穀價稍賤糴貯倉廩賑給此則撫臣先清查貧民戶口已有頭緒卽當飭有司亟圖者也一日選縣令以託民依延慶平三府土瘠民貧俗囂糧欠故多坐明經之缺不知欲濟艱危正需才幹一官到任萬命攸關大縣必期揀選科甲卽明經如恩選貢亦儘多青年壯志此在吏部掣籤注選時一覽可見必須選擇精明強固之人不然漫以龍鍾潦倒朽儒付之是直以萬千民命委之溝壑矣一日少寬疲邑攷成以展吏才夫攷成之法以課羣吏豈容寬假然在上疲之邑難及額

卽新糧不可寬而舊糧必祈通變如以幾年逋負責之現在一人將州縣官未到任先懸參罰以待故來者悔而思去選者聞而不來其不肖者明知攷滿無望貓鼠吏胥惟祈稍潤橐以去故民任瘡痍糧皆挂欠若得寬舊糧之罰而止攷新糧之成則官得安心料理民生有賴國課亦得輸矣一日平薦舉以鼓吏治薦舉之法從來明經盡壓于科甲之下卽預薦者亦甚寥寥不知全陝州縣官明經十居其七我先棄之彼安得不自棄非棄官也是以數十州縣民命棄之也況現在臣所耳目

儘多錚錚自好在不肖者斥問宜嚴而能表異者薦揚
宜廣此今日振揚吏治之先務也一曰清宗祿以救民
困平涼宗室繁悍當事日抱隱憂止就宗祿兌宗糧一
事論之有以祿少而欲兌多又以無糧而包攬強兌姦
貪吏書旣通同以作弊不肖有司亦託詞以謝責民受
其殃而邊虧其餉端實由此計莫如申飭道府州縣官
盡數清查某宗應食祿若干應派定某州縣某宗應納
某州縣糧若干各先定一清冊以應食之祿配應納之
糧糧浮于祿則本宗找辦官糧祿浮于糧則有司找還

宗祿井然分明不容紊亂臣已經出示清理自非邀皇
上之命則有司法令不行此救平涼之民于水火最急
事也此數者乃爲全秦決渙潰癰拔本塞源計行之非
一手一足之力今幸督臣與陝西延綏兩地撫臣皆念
切痾瘵同舟共濟臣一路巡行目擊危形心憂亂本竊
計當急從此處下手故雖字踰限額不敢不縷陳于皇
上之前祈皇上天語丁寧下部敕賜准行如臣所奏請
分荒熟緩舊糧搜盜窟給牛種選縣令寬攷成平薦舉
清宗祿許著實奉行計無阻礙則三郡肩背脊膂之毒

除而全秦通體皆得安泰矣其關於邊防內患殆非渺
小非沾沾爲延慶平三郡計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據奏延慶平三郡景狀殊可軫念安民弭
盜奏內八款允于補救有裨著各與覆行缺官速當銓
補勒限到任已補不到的吳煥便行查參該部知道

革大戶行召募疏

崇禎三年

范景文

臣奉命撫豫日思所以撫之之方而求一當惟是與民
休息爲第一義顧今天下民生瘁矣或困于水旱此患
在天者也或厲于盜賊此患在人者也尙可隨時補救

隨地銷弭不至大苦獨官患苦之而莫可解免則莫如
差役臣請得而悉數之如錢糧之收有收戶解有解戶
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
戶固曰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庸則壤作貢理或然也
而所僉實非真大戶何也大戶之錢能通神力能使鬼
不難倖免而免脫雉羅大半中人耳中人之產氣脈幾
何役一著肩家便立傾一家傾而一家繼一家繼而一
家又傾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卽彼所謂能通神能使
鬼以免一時者亦漸日朘月削免與不免同歸于盡此

不水旱而荒不盜賊而僭者也豈不痛哉往時建議者心痛之變爲條鞭法以闔境之力役均于闔境之丁糧此其苦宜少蘇矣而試觀民間有不經年累月奔命于公家者爲誰有不賣妻鬻子罄貲于津賠者爲誰是條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戶之革者未革也總之役在民則官便役在官則民便此不兩利者也便在民則民欲革便在官則官不欲革此不兩立者也夫官民之不相勝也久矣有司官卽不無念及民瘼者無如胥徒之中爲格何蓋僉派一行則手得高下口得低昂日市其重于

民間而民奔走以奉之嗟嗟民間天子藏富之地而反爲彼外帑以致官日富而民日貧在官之人日富而民日貧民貧矣國安得富私費多而公賦訕此必至之數也臣剜心蒿目議下有司實行條鞭之法一切差役俱歸之官錢糧官雇人收爲議廩餼官差人解爲議盤費倉漕爲之議脚價官委人置驛遞爲之議芻豆官募人養供應以市值平買不立官價名色凡夫傾銷添搭幫賠之費徹底蠲除百年患苦一旦灑然不亦快乎是非移民之害于官也官任之而害自減耳官自經手官自

留心金錢無所容其穴窟倉箱無所容其耗蠹郵驛支
應無所容其冒破在民免于害而官亦并受其利所慮
失利者獨胥徒耳置官以爲民豈爲胥徒哉如有日與
胥徒比而陽奉陰違名去實存者斷以白簡隨其後從
此百姓自辦正稅而外足不至官府目不見青衣日惟
含哺鼓腹以嬉遊于化日是亦一時華胥也卽粹有水
旱盜賊亦有以待之豈足爲厲哉曷臣司理東昌曾行
此法歲所省以數萬計東人至今思之臣不揣欲以已
效之法試之兩河以起沈痼將欲使兩河亦如二東也

而今量移矣人去法更久將復斲所關于民生休戚者
最大故特披瀝于聖明之前其中條款頭緒繁多不敢
一一瀆覽而略陳其大端如此臣謹會同巡按河南監
察御史吳姓具疏以聞伏乞天語申飭著爲功令敢有
變法虐民者官吏議處參究不少貸將休養旣久物力
漸充久安長治端必由之矣 疏入得旨體恤民隱是
撫按第一急務這奏內革僉派行召募飭吏治安民最
得要領便著定爲例勿輕變更該部知道

督黔善後事宜疏

崇禎四年

朱燮元

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夷之法必先內固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頗廣衍業已悉入版圖大渡要隘俱築建新城列兵據守既有扼項拊背之勢當爲深根固本之謀從來人土財用原自相因參據衆議必須分建衛所責成有功各將久任世守不惟鼓舞激勵用爲酬勸之資且因以勞來安集永杜窺伺之漸請備陳之安酋地方中有河一條安莊與普定適中之所爲三岔衆水至此始滙爲河織金臥這等酋皆由此出犯臣于三年四月內牌行參將范邦雄在地方鐵王旗築

城一座距安莊九十里普定六十里距河尙十五里建高寨一堡另設山京下窩化處蔣義架底五哨以環之由鐵王旗迤北與平霸衛相對爲思臘河係應察阿奎阿傀等各酋出犯之路臣牌行遊擊金良田離平壩西三十里樂平地方爲三路總隘建城一座移兵屯劄又都司僉書任先覺率里民于七里房沿河築一石堡離樂平又四十里由思臘而北爲簸箕隴又迤北十里爲鴨甸河又迤北三十里爲鴨池河此則各酋會聚出入之大隘與威清衛相對隔一百四十里崇禎二年六月

臣與御史蘇琰查此一路羣賊如毛先于距威清六十里乾溝地方督副將楊正芳一面驅殺一面建造石城以便駐師及後過河戰勝臣因與撫臣撤出各兵劄于河上總兵林兆鼎率同楊正芳陳謙彭應魁袁可成覃載勲等各將共于鴨池河岸上分定丈尺建城一座都司僉書任先覺亦于簸箕隴建城一座皆上據高原而下瞰長流卽一葦片刀無不瞭然者自鴨池迤北三十里爲大索橋乃各賊暗渡之所已建一石堡又迤北四十里則爲六廣此酋千百年通省官道也天啓六年該

前任御史傅宗龍行副將今陞總兵官王國正建劄佐等處五小城又崇禎元年前任督臣張鶴鳴會同巡按御史陸獻明行本官建龍場大城一座題奉明旨命名敷勇臣履任後與御史蘇琰酌審地勢去河尚遠仍牌行王國正責成將官方國安劉鎮藩于六廣河岸建城一座又于迤北三十里虎場地地方建城一座以防暗抄自此迤北三十里爲黃沙渡臣行袁桂芳于九莊地方築城一座距渡可十里又迤北六十里爲明家渡先是崇禎元年督臣張鶴鳴行參將牟文綬建城一座題奉

明旨命名息烽臣閱其規制稍狹行參將牟文綬展拓工未竣而奉調入衛臣行袁桂芳同守備牟海奇修築報竣今年二月又于烏江渡口築一小堡過此河皆達蜀境矣以上各城如敷勇鐵王旗乾溝俱九里三分高二丈鴨池息烽俱七里三分高一丈八尺六廣六里三分高一丈六尺虎場九莊簸箕隴樂平劄佐俱三里三分高俱一丈五尺內外用石包砌以上皆在酉地控制河岸用以防邊者也貴州省城向苦湫窄居民多在北關酋變將積聚盡焚以致大餒臣行王國正楊正芳陳

謙彭應魁張舜齡孫志學袁可成覃載勳等共築新城一千丈添造三門廣順州無城向苦賊害三年二月內行屯田都司孫志學定廣守備蔡紹周署州事都事馬登崙新築石城一座洪邊開科地方該河防道僉事沈翹楚親督築石城一座又安南普安二衛地方該參政朱家民督率各將前後築新城十一座此皆防盜竊發用以內固者也迤西四衛除永寧衛城堞無恙畢節衛安酋代修其赤水衛普市所摩泥站多被毀掘該道參政鄭朝棟會同總兵許成名督各將從新修造用以聯

滇蜀而馭夷通商者也以上各城木因子箐石因子山採取扛擡則因之兵力惟木石二匠磚灰二窰頗費價值皆各將捐貲督兵拮据共効臣與按臣或助工費或犒工匠俱載部冊爲費頗省臣據各將報到工次恐其苟且搪塞于今年正月初八日自省出巡南至普安北至烏江遍歷查閱至二月十七日回省查驗所報俱符中有未建月城與丈尺稍不合者摘出修補今四月內陸續俱報到臣該臣看得城垣立則屯劄有區田土闢則粒食漸廣與酋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十里聲

息易聞哨探聯絡若守之俾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勃勃各懷出谷之思臣惟久任屢煩明旨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正爲總兵不惟人地相宜且見功苦得酬將士暮氣劃然一開此亦鼓舞責成之大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具列于左一設建衛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十一座廣順開科等處皆係內地祇是整頓舊日營哨因壘爲守不煩更置惟沿河自三岔起至于烏江內如鴨池敷勇各宜設衛鐵王旗息烽各宜設一直隸守禦千戶所敷勇則以六廣

虎場九莊烏栗爲四所劄佐小索橋凹絞設爲三哨鴨池則以大索橋簸箕隴乾溝樂平爲四所七百房安家橋麥城設爲三哨鐵王旗則以山京下窩化處蔣義架底設爲五哨息烽則以烏江明家渡落邦開科設爲四哨大小相權如臂使指無事荷鍤而耕有警一呼可應爲長久計似無出此一久任世守查得沿河一帶向爲酋地今俱各將戍守應增新缺除總兵王國正外如鴨池副總兵楊正芳安莊副總兵商士傑鐵王旗參將范邦雄六廣遊擊方國安初守六廣今調祥狼遊擊劉鎮

藩樂平遊擊金良田九莊部劄遊擊袁桂芳簸箕隴僉書任先覺皆應責成久任內范邦雄應加副將方國安劉鎮藩應加參將袁桂芳應與實授敷勇鴨池宜設指揮各三員千戶各六員百戶各十員鐵王旗息烽宜設指揮各三員千戶各四員百戶各六員擇其勞久功多且專任版築之役者容臣酌議叙題世守再照九司尚存其三如養龍司土官蔡啓東底寨司土官蔡應吉乖西司土官楊光綬家口俱被殺擄或無助逆實跡應照播州袁初袁切事例改爲世職副千戶附入息烽其產

悉聽照舊管業庶省此贅疣且便控制一監臨提調衛所既建將士碁布則勢易相畸而力亦易分如總兵官王國正整飭沿河一帶奉有明旨除責成駐劄龍場時時巡歷經理外中間統馭查覈必藉監司如沿河巡視兼理屯田此河防道責任然官係添設未必久任如鴨池鐵王旗一路應隸威清安平二道敷勇息烽應隸貴寧畢節則貴陽府爲提調各有界限庶便責成一官俸兵食衛所既設土地亦闢添官必資俸廩設成必需口糧相應卽以地之所出收取爲用今計沿河一帶地儘

廣衍惟是各將士從去歲至今甫息水西之役又有狼峒擺金火烘兩江之役未遑開墾近日又抽援滇省故未能一一清楚大約二衛二所安定之後祇可用兵萬人計舊例一軍授水田十二畝旱地六畝今應照二祖成例量寬之俾足自贍其各官俸廩亦就中取足近日現兵除下六衛省城并安南普安二衛外沿河一帶幾及二萬自此地可漸闢兵可漸裁今方寓戰于耕後可卽兵爲農其田現在清丈地方豪彊侵占影射負固不明者容臣一一以法懲之一更易新名二衛二所之地

經臣親閱二遍公署街市雖云草創亦可棲止街市團集多者千餘少者亦有數百家生聚日久自當改觀如敷勇息烽于襄連雲有嘉靜氛恬波奏膚俱蒙欽命新名今如鴨池鐵王旗樂平乾溝簸箕隴六廣九莊虎場開科鼎站阿機尾灑定頭小龍場亦資孔乞請皇上俱賜新名改易耳目一振僻陋其二衛應設經歷各一員二所應設吏目各一員臣已行各將俱草創一署合敕吏部選授以上各款俱因陋就簡草立規制臣疎庸闇陋多有茫昧統祈敕下兵部酌議覆奉明旨容臣遵奉

施行謹題 疏入帝從之

陳黔蜀連界扼要情形疏 崇禎四年 朱燮元

臣謹奏竊照黔之迤西四衛曰畢節曰赤水曰烏撒曰永寧永寧衛與蜀之永寧宣撫司連界犬牙相錯向來彼此相安未有爭者自奢酋作難先將黔之弁紳士民恣行屠戮然後四出犯蜀其幸脫者或入箐峒或被掠賣或逃入烏蒙鎮雄十年以來不見天日今幸事寧稍稍還集流離瑣尾之狀有不忍見者夫哀鳴日久誰無安宅之思黍離可悲宜與生全之計顧此衛爲黔蜀合

縫之區若事不兩利情不交暢則措處失宜紛構環起非大公之道長久之術也總惟照祖制以清界限酌近勢以定規畫俾協于情而當于法則彼此自可相安而地方庶可鞏固臣不揣愚暗謬列五款于左統冀聖裁一黔蜀界址查黔之永寧衛設自洪武四年屯田五萬三千二百九十畝其餘皆爲四川永寧宣撫司之地舊制宣撫司城垣衙署原在城外後因宣撫梗法生事議遷城內以便彈壓自是宣撫司各夷與蜀人多相雜而居今黔蜀紛紜互爭甚至假威權以恣虐嗟此子遺多

有不保生命者近閱邸報吏部已陞有永赤同知蔣之芳合責成本官到衛臣移會蜀中撫臣委府佐一員查舊日街巷自辛酉以前爲率喚集父老將街地逐一踏勘某爲黔某爲蜀某爲宣撫司各查出原址周圍丈尺取各認狀是黔還黔是蜀還蜀則公道昭而人心自服矣一蜀鎮駐劄蜀之幅員最廣設立總鎮原無定所惟地方用兵隨處屯兵劄駐如松潘越雋遵義建武皆有舊駐衙署今奢賊旣殲水西就撫西則普市摩尼赤水南則瀘衛建武交錯相環永寧一塊土反在腹裏查此

衛係黔省按臣出巡察攷與提學道臣攷試駐劄之所今此彈丸地武士若林布滿街巷黔之軍衛士民曾不得聚廬而託足焉夫以全蜀之大決不宜駐總鎮于黔衛查自永寧至瀘衛五十里由瀘衛至建武九十里相距頗近論形勢則建武扼控諸蠻最爲要害舊有衙署亟宜移駐卽不然則瀘州衛或城外宜撫司舊基皆可駐鎮惟將此一衛仍歸黔轄庶疆界明白而流移獲返此似不待再計者也一川貴參將查永寧衛原設迤西參將一員統束衛所各軍以資守禦及後改爲川貴參

將兩員交轄除黔用衛所各軍外蜀以鎮遠營兵輪番撥防奢賊發難時參將久缺新推萬全尚未履任以致縱橫無忌今川貴參將武聲華反移駐瀘州衛舊制盡失且黔中衛所各軍分屯歸伍誰爲管束相應仍照舊制移駐該衛督修屯政嚴行操練兼飭蜀中防兵以修武事庶幾事有專責勢可兩利也一四川叙馬瀘道駐劄蓋四川之有敘馬瀘兵備副使原用以整飭兵防保固邊境兼制鎮雄烏蒙烏撒東川四土府責任綦重守道已駐叙府巡道已駐瀘州獨敘瀘兵備向駐長寧縣

今復移駐叙城相距建武永寧爲期五六日最屬不便
曩者永寧宣撫司棄爲外夷蔑有彈壓以致尾大不掉
今蘭土內外旣入蜀之職方自應就近統理合將敘瀘
道署移入蜀之寧衛宣撫舊基之內其于建武瀘衛相
距不遠旣便飭兵蒐乘兼可鎮夷消萌似爲妥便夫總
鎮則議移而兵道則議入者蓋文臣法紀清肅隨從稀
少軍民咸有依戴彼此自可相安也一宣撫司內外四
里昔年攻入永寧奢賊父子遁走時臣未經履畝審據
降目并蜀人習蘭事者俱云奢賊地有內外四里外四

里地多平原與江安納谿瀘州合江仁懷壤界相接向
來俱蜀人佃種照額輸租其內四里與水西接壤多荒
山險固惟古蘭州稍有腴土俱係各目分管奢賊責令
輪當驛馬蜀人曾未有至者是時餘孽未靖兵革方興
臣因其舊習以外四里開屯贍兵以內四里分給降將
參據衆議謂有三善藩籬要害人自爲守一也兵部題
奉明旨賞格頗侈借土酬功不煩另賚二也効忠者卽
給土授官俾諸夷各把日後具有榜樣三也各將如羅
乾象仗義解圍擒斬魯仲賢等甚至賊當陣斃其妻子

而不顧羅京周殺逆寅于險箐胡汝高先赴義于成都
又畢應台鄢介王心一羅甫宋武張令等聽劉養鯤之
招仗義擒兇共出死力皆懸望酬賞以彰大信今准四
川撫臣張論移會疏藁深籌熟算欲建長官司俾令世
守業有確論其經理創始臣實首事不得不述其概至
于近日時異勢殊道鎮持議或有異同又當隨時斟酌
務求長便臣已在局外合應專聽四川撫臣與按臣酌
量處分不必以臣議爲據也以上各款統祈敕下兵部
酌議覆奉明旨行臣併四川撫按二臣遵奉施行謹題

疏入帝從之

蠲錢糧疏

崇禎四年

畢自嚴

臣竊惟百姓之所苦者在催徵而州縣之所苦者在彈
射在有司顧此失彼勢必挖新以補舊在百姓暮四朝
三何如蠲舊而完新試查照舊冊未完之數直截盡蠲
布告海內曰戶部天啓六七年舊餉未完俱照恩詔槩
置勿問使百姓曉然于金石之令而有司亦不致前後
瞻顧爲猾胥所愚以困百姓則蚤蠲一日蚤得一日之
休息矣抑臣因是而並有請于六七兩年新餉之雜項

也夫臣與同官右侍郎周士樸題定帶徵載入攷成催督矣疏墨尙鮮臣豈忘此惟是天啓六七兩年省直雜項臣部徒虛執其籍至崇禎二年各地方始認有定額今欲以新定之額懸索未認之項于三四年前無論有司實應且憎而催者自催逋者自逋其何以信功令且雜項最多者惟抽扣一項而抽扣實在舊餉之中今舊餉旣蠲則不得不併蠲雜項也否則我欲帶完六七年之二分而彼將割三四年之二分以應那東補西各完實欠況乎完者之寥寥也臣竊憶年來搜括之煩沃土

亦鮮遺力參罰之頻循吏幾無完膚凡可爲督逋計者臣部不憚儘力行之矣乃時將季夏初限大半愆期豈有司之愚甘以其官爲射的而狃緩征之小仁忘嚴疆之大恤耶大都民間止有此物力寅支卯糧則卯年之逋勢也郡縣止有此敲扑趨新償舊則新額之逋亦勢也臣愚謂欲急現額正當示寬舊額欲了近欠正當盡蠲久欠則從此現額之相續捷如流水或可計日而俟也比者秦晉災荒業已數年頃復旱魃爲虐卽齊豫江北之區俱見告矣若必待其籲請而後蠲何如恩自上

出者之足爲感動耶謹將天啓六七兩年未完舊餉并
天啓六七兩年未完雜項共銀五十二萬一千五百有
奇開列于後恭候聖裁其已徵收在官或起解在途者
地方必有文案若故爲隱匿尅畱者臣部得于訪聞定
執白簡從事卽省直撫按亦自當據實簡查以聞也伏
乞敕下臣部將天啓六七兩年恩詔內應赦舊餉照數
豁免併六七兩年新餉內懸坐未認雜項照數停徵庶
省直得一意完新而亦用以蘇息災黎矣 疏入得旨
這天啓六七兩年各省直未完舊餉并雜項銀兩依議

照數蠲免以示朝廷軫恤窮黎至意其有已徵及起解
的仍著查明報部敢有乘機隱尅者定行重治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九

御選明臣奏議卷四十

請勿用小人疏

崇禎五年

黃道周

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為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攷其
 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
 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
 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
 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
 宁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
 道德則以為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為通達而

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搢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于事前言每多于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

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于久頓而謂亂生于無兵餉糜于漏卮而謂功銷于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劊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 疏入帝不懌摘葛藤株連數語責令具陳

遵旨具陳疏

崇禎五年

黃道周

臣竊見邇年諸臣所自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

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于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搢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卽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鱗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

嗜利之臣以箠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者也 疏入帝益不憚斥爲民

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

崇禎五年

華允誠

臣竊惟當事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覈而騁其訟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寢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鬪智之捷徑可惜一帥屬大僚驚魂于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于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攷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神爲案牘鉤較之能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踦議論滋擾遂使勦撫等于築舍用舍有若舉棊以興

邦啓聖之歲時爲卽聾從昧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與楊鎬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爲姦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喑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走惟恐後時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操縱

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同邑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欺莫大于此矣擅莫專于此矣黨莫固于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 疏入帝詰其別

有指使責使陳狀允誠列上閔洪學溫體仁徇私朋比等事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而洪學亦旋罷去

痛憤時艱疏

崇禎九年

劉宗周

臣竊惟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于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

不可救厥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朝廷勒

限征勦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秦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鷲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關于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

廷掃除之役正懦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于觀兵哉 疏入帝怒甚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歸過朝廷爲名高且獎其清直

劾溫體仁疏

崇禎九年

劉宗周

臣竊惟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

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寢疎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纍纍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于是而

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

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

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鄭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入帝大怒斥爲民

劾溫體仁六大罪疏

崇禎九年

傅朝佑

臣竊惟陛下當邊警時特簡體仁入閣體仁乃不以道

事君而務刑名窺陛下意在振作彼則借以快恩仇窺陛下治尚精明彼則託以張威福此謂得罪于天子鳳陽昌平鍾靈之地體仁曾無未雨綢繆兩地失守陵寢震驚此謂得罪于祖宗燮理職在三公體仁爲相日月交蝕星辰失行風霾迭見四方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曾莫之懲而日尋恩怨圖報睚眦此謂得罪于天地強敵內逼大盜四起高麗旦暮且陷體仁冒賞冒蔭中外解體因之此謂得罪于封疆體仁子見屏于復社諸生募人糾彈株連不已且七年又議裁茂才

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于體仁之手此謂得罪于聖賢同生天地誰無本心體仁自有肺腸偏欲殘害忠良祇今文武臣僚幾數百人駢首囹圄天良盡喪此謂得罪于心性夫人主之辨奸在明而人主之去奸在斷伏願陛下大施明斷速去體仁毋以天變爲不足畏毋以人言爲不足恤毋以羣小之逢迎爲必可任毋以一己之精明爲必可恃大赦天下除苛政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矣 疏入帝怒除名下吏按治踰月體仁亦罷

諫令錢士升回籍疏

崇禎九年

詹爾選

臣竊惟輔臣錢士升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璫以非法導主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如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沾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寡廉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

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驕卒惰尙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過于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弗錄人見賣牛買馬絀德齊力徒使強寇混跡于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于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敵數萬路用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啓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歔歔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

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逋竄駭心志而燭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忍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憲責大臣弼違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寧獻可替否毋藉口聖明獨斷掩聖主之謙冲寧進禮退義毋藉口君恩未酬飾引身之濡滯臣愚不勝惓惓 疏入帝震怒面詰再三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于直廬削籍去

撫賊未可輕信疏

崇禎十一年

范景文

臣謹疏據職方清吏司案呈本部於七月內連接塘報稱流賊八大王于襄陽等處與小民兩相交易開局打造軍器又每日置造戰船積至百有餘號等情據此已經移咨總理密察情形撫勦互用須防意外毋墮穀中併咨江楚鳳應皖操各撫嚴檄所屬鎮道府縣緊要處所防備去後相應具題等因到部臣查得流寇蹂躪中原十載于茲矣皇上銳意蕩平以撻伐之柄屬于理臣熊文燦十二萬之兵二百餘萬之餉不惜竭海內民力

九邊兵力供其指揮原欲摧陷廓清洗而空之非令一撫參彼苞蘖爲苟且計也從來治盜之法曰勦曰撫權可兼行勢難偏廢誰不知之但勦而後撫求撫在彼而權在我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如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無法勦之以制其死命耳今楚賊張獻忠據理臣初疏以爲真切輸誠終無異志果如所言便宜解散徒黨賣劍賣刀安意耕耘即使隨營効力亦宜卷甲韜戈靜聽調遣乃人不

散隊械不去身分食于地資貨于商據陸而復問水市馬而復造舟道路流傳更有不堪言者此其逆萌叵測伺隙狂逞豈獨智者知乎理臣身任撫局或當服舍之間別有駕馭決不至以賊遺君父憂然而當局易迷偏聽不察倘養癰一潰破浪乘風加以江北旱蝗流亡載道飢寒之徒易于響應決裂譁張噬臍豈有及乎臣已密布文告悉飭沿江俟其來時以計殲之而猶恐千里長江處處可乘順流橫渡皆不可知且賊狡智多端真偽難辨人扮估客船作商舶白衣搖櫓猝發一旦可不

爲豫防乎伏乞皇上嚴飭理臣旣任勦何以勦之不力兼任撫何以撫之有終收局于已殘弭患于未著寧使臣言之太過疆事尚亦有利焉乞併敕江楚鳳應皖操各撫嚴督道鎮府縣置艦練兵遠探密哨節節布置再行關使設法稽查商民船隻分編字號毋使乘隙潛窺或調水師一旅扼之江楚中間以伐狡謀想廟堂必計之早也伏祈聖裁施行 疏入得旨該部看議具奏

讜論當存人材可惜疏

崇禎十一年

范景文

臣等待罪南國碌碌班行不能有所建明以仰裨聖治

日懷慚悚惟于邸報中仰見皇上瑩精化理側席求賢
夜寐夙興急欲躋世三代之上而流寇餘熾不能卽慰
一人之心頃者枚卜之舉廣咨博訪至下霽天光曲垂
清問特簡五臣俾以爰立求之如此其誠擇之如此其
慎也而兵部尚書楊嗣昌忽從墨縑首膺白麻想因綸
扉無習軍旅之人以彼久歷巖疆曉暢邊情必能雪恥
除凶立定大計天下無不亮皇上不得已而用之心輔
臣自起家筦樞以及秉政封事屢上頻以終制爲請情
辭惻然聲淚俱下終惕天言逡巡就列其不得已而應

之心天下亦多亮之乃詞臣黃道周等執義廷諍不憚
再三以致仰干宸嚴卒無迴避或謂輔臣昔日奪情尚
可據金革以爲言至于今則未有處也亦豈得已而爭
之哉一時羣議咸快主聖臣直于今再見皇上必且欣
然嘉納蓋惜材濟急不妨通一時之權而立法垂世仍
當存萬世之經聽言用人朝廷並行不悖孰敢弗服乃
伏奉嚴綸黃道周降六級調外任矣何楷降二級調別
衙門矣林蘭友補任降級矣劉同升趙士春俱各降三
級調外任矣天下乃始徬徨疑惑不勝私憂過計蓋以

難得而易失者人材也難振而易靡者士氣也光岳之所毓孕靈不常鍾祖宗之所培育用有時竭卽今以草土棘人置鼎元重地亦因人材之難也如道周等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用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此臣等所爲人材惜者也古云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事鮮仗節死義之臣凡以氣爲主在上長養之耳而用舍之間實關天下趨向諸臣之處分在皇上不過聊示創懲以神磨厲第恐見聞不察遂謂朝廷有意厭棄直節必且習成頑鈍脂韋成風毀方干進亦豈國

家之利耶則臣等所爲士氣慮者也皇上神明天縱獨觀萬化之原豈其念不及此所以然者欲以安輔臣之心而得其用耳臣等以爲容之則輔臣之心更安何也輔臣淹貫古今儼以豪傑自負亦知夫違清議摧人望則不能出而有爲卽昨連疏剖心欲明孺慕于天下平臺召對力救道周胸中所存具可想見皇上若容言者則輔臣之心以白罪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故曰容之所以安之也且獨不觀之往事乎宋唐介極詆文彥博彥博乃請召還唐介故介之名終不高于彥博則今日

輔臣之所以自待與皇上之所以待輔臣從可知矣以臣所聞道周立志欲法古人學問卓有原本而清風頑懦識洞人天忠義凜然實有堯舜吾君之思何楷林蘭友皆剛腸勁骨百折不迴鳳鳴梧岡一時稱爲國瑞劉同升趙士春忠孝家傳蔚爲時棟曾經帝心親簡不愧科名海內咸服得人之數臣者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識忌諱何有依傍聖明或亦鑒其無他耶雖其持論不無過激稍嫌于戇然漢廷稱戇者莫如汲黯而淮南寢謀卒賴其戇如公孫弘乃發蒙振落耳則用舍之間可

不慎乎以人事君上臣極軌輔臣職在贊襄諒必極力推援以昭意表行事故願皇上終爲輔臣地以宥諸臣也臣等叨在九列誼難三緘謹此合詞披瀝上請伏祈聖明裁察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大臣當絕私奉公尊君體國何乃附會邀名玩視屢旨撫拾合瀆明屬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著范景文明白具奏

奸回誤國請正憲典疏

崇禎十五年

馬嘉植

臣謹奏臣敷對日指當事以封疆爲兒戲蓋斥中樞陳

新甲也新甲罪狀長安道上三尺童子莫不唾罵何用
白簡臣猶正告其罪彰明國法以垂戒天下萬世之爲
司馬者祖宗三尺法以治天下者也苟功罪不明賞罰
不當雖有熊羆之衆百萬之師安所用之新甲亦有血
氣心知豈全不知兵慙不畏法苟求賒死蓋有所恃而
無恐新甲之心路人知之矣以爲登司馬之堂不消講
方略不消講戰守不消顧君父不消恤人言己別有術
可立于不敗見前此爲宗社之罪人犯千古之清議者
伊何人哉生前倖免兩觀之誅沒後猶蒙殊等之錫者

伊何人哉天下事不過如斯耳衣鉢授受則燈火遙相
照也寧負公家不敢負私室此新甲敗壞封疆張本也
至撫鎮求成損威辱國成與不成皆罪罄南山之竹書
罪無窮始留其說俟事久論定另結一重大公案臣祇
請就封疆失事論之新甲淪陷藩封一罪祖宗金甌地
尺寸不可與人今拱手棄去一罪叛帥愛子護送出境
一罪以松杏爲孤注坐視不救一罪其更有失策者當
革左竄伏山中勢同釜魚誰爲附和私人偏主撫議養
癰滋蔓一罪數年抽練喪于一蹶沙場白骨波底游魂

慘淡旌旗飲恨何極誰爲交通授意以致撓敗今門庭震驚事變叵測一罪臣平心以論亦何讎于新甲哉恐姑息養奸新甲之前既有新甲新甲之後又有新甲天下事尙可言哉伏乞敕下法司會議罪狀大奮乾綱彰明國憲以存天下萬世之大法封疆幸甚 疏入得旨已屢有旨了該部知道

國勢阡危廟算未定疏

崇禎十五年馬嘉植

臣謹奏竊謂治天下者急則治標須識目前之利害通盤打算須觀天下之安危蓋內憂外懼開闢至今未有

如此日之劇者也左支右詘自皇上御宇以來未有如此日之窘者也似病久之人千瘡盡潰百孔俱發及早延醫尙有補救若仍諱疾忌醫因循姑待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必有一錯昔云未雨綢繆今旣雨矣風雨飄搖岌岌不支安爲固然恬不知怪羣臣坐觀成敗于下皇上獨處孤危于上此真可憂可懼可痛哭不忍言而又不敢不言者也敵逼門庭而泄泄者且曰己巳丙子戊寅入且不久遁耳不知丙子甚于己巳戊寅甚于丙子至今而益難試觀天下大勢何如乎海內騷動望屋而

食揭竿以起所在糜爛民之思亂者十室而九萬一此
乘其虛彼乘其敝轉睫之間措手不及天下事未知終
始皇上宜召見廷臣一切兵馬錢糧等衙門逐一條對
不厭反覆毋俾游移以臣愚見關門固急尤當通盤打
算如各口不宜防衝突乎津門登萊不宜防游兵以擾
海上乎津運不憂資敵糧乎臨德不宜設重鎮乎固漕
有督催矣至于水陸不防張頤以逞乎羣盜蜂起二東
川浙暨江淮南北勢難一旅抽調作何應援乎柳營精
銳太僕上駟俱喪關外縱選督撫能隻手搏戰徒步攫

鋒乎叛將賀人龍等跋扈無道作何殲滅乎闖曹若捲
土復來汴梁無竊據乎潼關上下大河南北與餉道運
道作何防扼乎二東咽喉作何掃蕩乎留都豐鎬盈盈
一江保無乘風破浪窺睨根本乎倉庾懸罄萬一事患
叵測作何供億乎及今不圖後嗟何及兵法有云致人
而不致于人又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徒以有
用之歲月坐消于無益之舉動不大謬哉皇上見安攘
無效不得不請命于天而臣以爲總不若急修人事恐
齋醮未撤在內隳軍民之氣在外增窺測之心片紙符

錄豈能禦侮折衝所當早賜停罷如果臣慮不謬召見
廷臣求講實著是戡定一大機括也臣無任激切待命
之至 疏入帝留中

乞停遣部科催餉疏 崇禎十六年 倪元璐

臣謹奏爲官省則專能辦則勵謹條簡便責成之法以
速輸將事夫臣部急餉惟嚴攷成攷成者明乎其有專
責也其責已專矣又別設官以分其責是教之卸也以
臣之議催餉科臣旣當停遣催餉侍郎亦宜併罷卽分
催司屬亦可不差蓋臣以爲節用愛人之道莫大乎省

官遣一朝臣地方卽多一番供億小民卽多一番驚畏
而究竟無加于撫按幸不辱命仍是乞靈撫按耳今之
巡撫比于古之大國諸侯而巡方繡斧所謂代天巡狩
者也撫按不能爲誰能爲撫按不足賴又誰足賴乎朝
遣旣停撫按自無所推卸然猶望皇上特申嚴諭兼敕
撫按而尤專其事于按臣蓋撫務猶繁按威特重宜併
令按臣選委廉幹推官一員專催一省餉務仍以其姓
名上聞使推官凜凜常有天威鑒臨其上夫推官者州
縣所憚也而自治其土卽于地方無所擾怖皇上以錢

糧爲第一義攷核按臣而推官能否臣部亦得而問之誠無愆欠卽與減俸行取否者論罰有差凡爲此者誠以皇上天語必愈于餉臣之筆舌而巡撫必愈于客卿之侍郎按臣必愈于行省給諫推官必愈于閒局分司此臣所謂省官則專者也至于錢糧起解職屬藩司往者州縣多有完徵解司而被部參重罰者此由藩司不爲卽解或那移他用或委任非人部無由知惟有參罰州縣以致羣論不服勞吏灰心今請令有司完解到司取有藩司實收印結立申到部臣部于文到之日卽于

本官名下註完攷優立移吏部紀錄先經降罰者立與開復凡收結不到部罰在州縣收結旣到而銀解後時者計道里遠近歸罰藩司持之斷斷如此則賞罰明而人無曠職臣所謂能辦則勵者也帝王之制天下貴乎術簡而法信當民窮愁苦之時術愈貴簡然而行法不信則簡適所以導慢臣所謂速輸將之計者止此伏候聖裁 疏入得旨覽奏簡要直截深得速運之法已另有諭旨了

劾馬士英疏 崇禎十七年

劉宗周

臣竊思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宮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事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寔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

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奕棋洵洵爲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于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掎角京

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今日第一美政矣 疏
入福王優詔答之促其速入

陳時政疏

崇禎十七年

劉宗周

臣竊惟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
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曰據形勝
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
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
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
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

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
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人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
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
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
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
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
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旣濫文
臣隨之外臣旣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
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

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于訛言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寔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者也疏入福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

陳五事疏

崇禎十七年

劉宗周

臣竊惟今日時勢敬陳五事一曰修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庭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

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勲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未造可鑒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于黨死于徇國者若有

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于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賊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噴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前者

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曰煩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 疏入福王優詔報聞

御選明臣奏議

卷四

五

吳舒惟校

御選明臣奏議卷四十



